

檐溜儿

张金刚

若无檐溜，那静默的屋舍便少了灵动俏皮，失了情趣韵致。

雨来，或冰雪消融，积水汇流，乖巧地奔向瓦口，循滴水瓦尖，应房架之势，恣意滑下，甩出弧度完美的抛物水线，溅落在院石上，绽放朵朵水花，荡起圈圈水晕。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，绵延不绝，为光秃枯槁的屋檐垂下珠帘，配饰流苏，一时美艳起来。

即使由“哗啦”减为“滴嗒”，也只是由“豪放”转而“婉约”，虽淡了激情，更添了含蓄，饶有一番诗意禅味。抑或在严冬，水线少顷便凝成冰锥，冷峻封冻了柔情，然而却更令人期待融融的暖意渲染天地之间。

檐溜，我愿将其儿化为“檐溜儿”。虽“檐溜潺潺朝复暮”，以至“年复年”，流逝了年华，可无论何时何处邂逅，都如是初见，分外欢喜。亲切地唤一声“檐溜儿”，是新识，又似老友，顿时亲近了几分，一如故乡老屋檐下的那一溜儿水、一溜儿冰、一溜儿光阴……

那几间老屋，再普通不过。突起的房檐上，不远儿一道瓦口带一片滴水瓦，不远儿又一个，大概六七个。瓦口处常生有几株倔强的麦芽、椿芽、豆芽，扒住可怜的浮土，随风飘摇，蓬勃着夏日的张力。怕檐溜儿过猛，淋湿了檐下，父亲会趴在瓦口处，伸长胳膊，给瓦接上一段铁皮或塑料瓶，将溜儿甩得更远。

春雨秋雨较为温和，滴下的檐溜儿少很多，弱很多。沥沥拉拉，滴滴嗒嗒，打在初生的嫩芽或将颓的秋叶上，也无多大动静。润物无声也罢，萧瑟苍凉也罢，于我少有触感。

而夏雨就不同了，骤雨，连阴雨常至，即便穿了雨衣，撑起雨伞，也难保不被淋湿。故而，一家人便聚在家里，哪儿都不去，倒也因雨得福，其乐融融。

雨不停下，檐溜儿便不断。水漫过屋顶，倾泻而下与庭院积水汇合，挟卷着枯草黄叶、豆莢麦糠、鸡粪垃圾，流向院外沟渠。这檐溜儿似一把大扫帚，替我干了清扫院落的话计，省了挨母亲的唠叨，一直让我心存感激，以至于常站在雨后清洁的院石上，冲屋檐作揖致敬。母亲以为我在敬天，附和道：“是该感谢老天爷，风调雨顺，庄稼有个好收成，饿不着咱！”

更多时候，是父母和我一起檐下忙活。“哗哗”的雨声，檐溜儿敲打石榴、蜀葵、月季、丝瓜的“啪嗒”，或注入笕桶的“叮当”“哗啦”，是最悦耳畅快的伴奏。

此时，母亲常会为全家包一顿嫩南瓜、腌猪肉馅儿水饺，热乎乎地驱走雨天的凉意；或者手上舞动麦秸编草帽辫儿，穿针引线纳鞋底，缝补衣服。父亲则坐在蒲团上，归拢黍秸、扫帚苗、高粱穗，专注地绑着笕帚、扫帚、炊帚；或者拿出他的斧锯刨凿干会儿木工，操起他的板胡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段儿解闷儿。

那时的冬天，雪很多很大，厚厚地盖了满房、满院、满村。午后，初霁的暖阳与蒸腾的炉火令屋顶的积雪丝丝融化，雪水滴嗒，缓流，将瓦口下的雪堆钻出几道深洞。可傍晚或翌日，“瓦沟冻残雪，檐溜粘轻冰”，雪水檐溜儿变成了冰锥檐溜儿，映着灯光或日光，通透透、亮晶晶，似是屋檐生出了凌厉的冰牙，有些吓人，生怕被咬到。但我更愿视其为屋檐挂起了风铃，想抄起勺子铲子敲出一曲《铃儿响叮当》；视其为一把神奇的水晶篦梳，梳理着嘈杂蓬乱的农家日子。

登上梯子或凳子，敲下一根最长的冰锥，握在手中当宝剑，吸溜着“檐溜儿”般的鼻涕，与伙伴儿们打得热火朝天，棉袄“冒烟儿”。冷不丁儿，不知谁将宝剑顺着领口插入，激灵一下，打得更惨烈。渴了，宝剑当冰棒，舔几口或咬几口，爽爽地解渴。忽地想起一道传说中的东北硬菜：油炸冰溜子。是个啥味道、啥体验？是不是一口下去，外层酥脆香甜，里面冰凉脆爽，吃起来就像嚼冰棍儿一样，嘎嘣嘎嘣，冰火共生，想想就过瘾。

当冰雪融水，水又结冰，相融相生一季长冬，檐溜儿渐渐消了踪迹，便又是一个暖春。

而今，那老屋已倾颓，只留一堆瓦砾。我徒手刨出几片弯瓦、两片滴水瓦，上面还接着铁皮。看着，品着，恋着，最后高高举起一片，高至记忆中的屋檐处。那尖尖的瓦尖儿似有檐溜儿生成，滑下，滑入我的眼；再从眼眶溢出，形成温热的檐溜儿，顺着中年男人脸上的沟壑，滴在院石上，滴嗒，滴嗒……



石牌正街 钢笔画 陈曦

看家狗

夏照强

马三在村里开了一家编织袋加工厂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几年下来，赚了不少钱。

马三把家里的破旧瓦房拆了，盖上了带小院的两层小楼，又买了崭新的小轿车。一到周末就带着自己的漂亮老婆和六岁的儿子到处旅游，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让村里的同龄人羡慕不已。

事业有了，钱有了，马三心里隐隐感觉自己还差点什么，但到底差什么呢？马三自己也说不上来。直到有一天马三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美食节目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差一桌山珍海味。马三小时候听村里的大人们侃大山时说，要论这世界上美味，有六类是最好：天上飞禽，鸽子鹌鹑；地上走兽，兔子狗肉；海里双珍，鲍鱼海参。马三决定挨个去品味一下。

不到一个星期，马三就吃遍了这六珍中的五珍，只有狗肉还没吃过。马三逛遍周围几个县城的酒店、饭店，竟然没有一家卖狗肉的。看来，这个问题只有自己来解决。马三开着车串了十来个村庄，养狗的人家不少，但是却没有一家愿意把自己家的狗卖掉的，即使加钱也不卖。有的养狗人家不但不卖，还对马三说：“没有人家会卖自己家的看家狗的，只有人品极差、忘恩负义的人才会那样做。”马三很是生气：“奶奶的！老子有钱还无处花啦！我就不信这个邪。”马三鲍鱼、海参、鸽子、鹌鹑，还有兔子肉，全都吃过了，只差一锅香喷的狗肉了。晚上做梦，马三都在大口啃着一只烤狗腿，清晨醒来，枕头上一滩哈喇子。

清早，马三走出屋门，抬头看见墙上的监控。这时马三的父亲马老多走进院子，手里还拿着一兜馒头，“你上班挺累的，我帮你遛狗去。”

马三：“今天不用遛狗了，也不用喂它啦。”

马老多：“你有空闲了？”

马三：“我打算饿它两天，然后把它宰掉炖了。你看这院子里光监控就有五个，养只狗简直就是浪费粮食……”

马老多大惊：“哪有吃自家养的看家狗的？你忘了你刚办厂子时，院子里满是货物，是这只狗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守着，每天的叫声吓跑了多少想占便宜的人。你想吃什么我不管，想想吃这只看家狗，我一万个不同意！”

马三拗不过：“好好好！我不杀它了，我这几天休假，狗我自己遛就可以了，您也不

用过来了，回去休息几天吧。”

马三连着三天没有给他家那条狗喂食。第三天半夜，马三拿着绳子和刀走进狗笼子时，那条狗却拼命嚎叫，死活不肯出来。它这一叫，整个村子里的狗都“汪汪汪”叫起来，不少人拿着棍子、铁锹来到大街上，还有人在使劲敲打马三家的大铁门：“所有的狗都朝着你家的方向叫，你家是不是招贼了？”

马三反怼：“你家才招贼呢！”马三指着院子中间：“我在杀狗呢。”院子里，躺着一只被抓了皮的狗，旁边还并排躺着四只巴掌大的光溜溜的狗仔。马三：“怪不得叫得这么狂，原来肚子里有崽子了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马三家就飘出了诱人的狗肉的香气。傍晚，一阵刺耳的鸣笛声响起，马三一家三口被一辆救护车拉进了医院。

医生：“经过诊断，你们全家患了当鸟瘟。”

马三：“你们是不是诊断错了！我只是吃了狗肉，怎么会得鸟瘟？”

医生：“我们在你家房顶上发现几只死鸟，另据免疫机构报告，前天有一群候鸟飞过你们村子，一些病鸟下来觅食时死去了，本来这种病鸟死后气味很难闻，几乎所有动物不吃它们，但你家的狗却吃了，然后又传染给你们了。”

马三：“医生，我们的病还能不能治好？”

医生：“在这里躺个十天半月的就可以好了。”

第二天，马老爹跌跌撞撞闯进马三的病房：“不好了，你家的小楼防盗门被别人给撬开了，我进去看了看，你一楼贮藏室里那个大的保险柜没有了！警察说，是小偷用拖拉机把保险柜拉走了……”

马三：“我家有五个监控，贮藏室里也有监控，小偷跑不掉的……”

马老爹：“小偷提前把全村的电给断掉了。”

马三：“村里那么多条狗在叫，那么大动静，就没有一个人出门看看……”

马老爹：“村民说，昨天晚上非常安静，一只狗都没有叫。警察已经把人都抓到了，小偷供述说，他们把保险柜打开后，发现里面全是废纸，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一把火给烧了……”

马三差点没晕过去，保险柜是他所有的欠条和各种合同，他失声痛哭，想大喊一声“我的钱呀！”，喊出来的却是“我的看家狗哇……”

